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八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弘齋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五代忠節

附孝義

周德威

王彥章

姚洪

劉仁贍

張源德

夏魯奇

裴約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程福斌

史彥超

孫晟

以上忠節

李白倫

王凝妻李氏

以上孝義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小字陽五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

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見者凜如事晉王為騎將遷

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內衙指揮使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

名聞天下梁軍圍太原令軍中生得之者任刺史有曉將陳章

嘗乘白馬朱甲號陳野。又必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宜善爲備。笑曰。章特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乃更微服。雜卒伍中。兩軍旣陣。果見白馬朱甲者。奮稍來追德威。伺其已過。揮鐵鎚擊之。應手而墜。遂生擒章。梁攻燕。晉遣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距守於內。德威與梁兵相持於外。者踰年。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素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會晉王薨。莊宗新立。又有克寧之難。而晉重兵悉歸於威。故人情大恐。莊宗使人以喪及難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卽日還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哭。幾絕。國人始安。從莊宗馳六日。直趨夾城。擊破梁軍。與嗣昭歡好如初。以功拜振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攻趙王鎔。來

乞師晉道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
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時晉兵少而
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
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號曰此汴宋僭服兒徒飾外
貌其中不足懼也得其一甲足直數十千當勉力取之入告莊
宗梁兵甚銳未可與爭蓋少退以待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
利在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使敵知吾衆寡則無所施矣德威曰
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
騎兵所長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莊宗不悅
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乃語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
戰者非怯也吾兵寡近賊所恃隔一木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
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而擾之可以策勝承業入言

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已而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莊宗笑曰。果如公料。乃退軍鄆邑。晨遣三伯騎叩營挑戰。德威自以勁兵二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居西。魏滑居東。莊宗策馬登高而望。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將出。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糧。糗。縱齎。亦不暇食。未及日午。人馬俱餓。伺其將退而擊之。蔑不勝矣。諸將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衆曰。梁軍走矣。兵咸奮擊不可止。梁陣已動。欲整不能。遂大敗。自鄆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免。自與晉爭。凡數十戰。未嘗如此敗。劉守光僭號。復遣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

州遂圍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乃盡下諸州縣幽州踰年亦破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雖身爲大將而嘗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燕將單廷珪望見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側身少却縱其過奮撾擊之墜馬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夜潛軍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率千騎入土門以蹙之還與鄩趨臨清爭積粟先馳據之以故能困鄩軍莊宗勇而好戰銳於見敵德威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命將燕兵三萬從莊宗宿胡柳被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城中其國家繫此一舉今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食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

焦毀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待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語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居左。德威居右。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吾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遂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卽位贈太師。明宗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少爲軍卒。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軍中號王鐵鎗。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充行營先鋒。馬軍使。方梁晉爭天下。爲勅敵。彥章獨心輕晉王。謂人曰。亞次。國鷄小。

見何足懼哉。末帝遷濮州刺史。徙澶州。梁分魏相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入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乘夜來攻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幽彥章妻子歸之太原。間遣使招之。彥章斬其使。以示絕。然晉素畏彥章。在梁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佳國宣義兩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時晉已盡得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譏間。彥章謀不見用。龍德三年。晉取鄆州。梁人大恐。敬翔亟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而泣。欲引繩自經。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乃召彥章爲招討使。疑爲副。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陽。

林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備炭乘流而下酒半佯起
更衣引構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銀燒斷之即以巨斧
斬溪橋而自引兵急擊南城果三日而破與疑各爲捷書以上
時疑已懷異志內與嚴等交通彥章素剛憤其所爲又痛梁日
削語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嚴等聞之懼叶力傾
之匿彥章書獨上疑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
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時莊宗在魏聞彥章爲招討驚曰
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守將朱守殷非其敵也卽馳騎救之比
至而南城已破乃撤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
一片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至楊劉彥章攻之幾下晉
人築壘博州東岸遂不克還至楊劉戰敗疑乃上書言彥章使
酒輕敵嚴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爲招討使彥章馳

至京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綴筆。有司劾其不恭。勒還私第。唐兵攻兗州。復召彥章使守。捉東路而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不可用以屬。彥章復使漢傑監之。至邈坊。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責曰。爾常待我以孺子。今日何如。爾素稱善戰。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旣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愛其驍勇。賜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遣明宗往諭。方病創。臥不能起。昂首呼其小字曰。遷。信烈。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彥章本起武人。不知書。常爲

俚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忠孝其天性也晉高祖追贈太師

姚洪本梁小校事唐爲指揮使安重誨疑董璋反分閬州置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遣洪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投其書厠中後璋攻破閬州執洪數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今天子用爲節度使何苦反耶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奴以生璋怒然鐔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至死猶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厚卹其家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拜爲

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之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舟載礮又駕竹龍夾水砦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景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會李重進與張永德不協仁贍屢請乘機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列將皆不能守獨仁贍堅守不動時景已割地奉表輸貢世宗使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其子崇諫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於中門救之不得士卒咸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書以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嗟歎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

城養疾。制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太平軍節度使未及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擢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宗正軍。曰吾以旌仁。贈之節也。

張源德晉人。從李罕之降梁。太祖時。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末帝命守貝州。遇魏軍叛降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謂貝城小而堅。攻難卒下。且與滄州相首尾。而德州居其中。獨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時方堅守不下。晉軍壅而圍之。已而剽鄆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晉復攻破洺州。下全燕。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

圍之踰年不可下。城中食且盡，勸其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事梁爲宣武軍校，後奔晉爲護衛指
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劉守光將軍廷珪、元行欽各以驍勇自
負，魯奇每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晉已下魏博，獨劉
鄩軍洹水，伏兵圍莊宗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
身被二十創，遂與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拜爲磁州刺史。賜姓
名李紹奇。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賜絹千匹。轉鄭州防禦使。河陽
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後徙忠武，河陽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
請留，明宗遣使往諭，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爲招討副使，無功。
徙鎮武信。時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守，旬月救兵不至，城
中食盡，遂自刎死。年四十九。

裴約者潞州牙將，莊宗時命守澤州。值李嗣昭卒，其子繼紹以

澤潞叛降於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章率兵圖之約與州人拒守以求援兵時莊宗已建大號方與梁人戰河上聞之頗有憂色及聞約不叛喜曰吾於繼嗣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耶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約愛約難得爾識機便爲我亟取來存審引五千騎馳至會澤州已破約見殺王恩同幽州人父敬柔母卽劉仁恭女任爲銀胡髯指揮使仁恭被囚恩同奔晉改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於莘遣恩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進鄭州防禦使爲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又徙雄武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

無亭障列四十餘棚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因指
畫山川陳其利害於是始知其材拜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
京留守從討董璋爲石敬瑭先鋒入劔門後軍不繼不勝而却
兵罷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尹留守西京會潞王反遣伶
奴安十十以五紵謁思同欲伺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
背所得潞王書敬瑭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所
使推官郝誦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卽拜西面行營馬步軍都
部署會諸鎮兵圍鳳翔興元張虔釗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
攻虔釗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入降思同未知猶奮力苦戰尹暉
應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安用戰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
里思同挺身走至長安將自歸於天子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
納乃走潼關爲從珂前鋒所執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

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
漢高祖卽位。追贈侍中。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善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
使明宗時。轉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歷彰國大同
武信晉昌四鎮節度使。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疑都總管
石敬瑭有異志。命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代爲
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反。卽以爲
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等具。
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會耶律德光救兵大至。旌旗
相屬五十餘里。敬達陣於西山。契丹設伏誘以驍騎三千。唐軍
爭馳之。追至汾曲。遇伏。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萬餘人皆死。收
軍柵晉安契丹圍之。自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凡八十餘日。內

外隔絕。尙存兵五萬。馬萬匹。軍儲罄盡。餽糞以飼其馬。馬死亦食之。副招討楊光遠勸降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乃曰。諸公必欲相迫。不如殺我而降。光遠如其言。德光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爲人臣。當如是也。命以禮葬。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

翟進宗。張萬迪者。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任淄州。萬迪任鄆州。皆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脅取二人。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以禮歸葬。給其葬事。及光遠平。曲赦青州。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

沈斌。字安時。下邳人。少爲軍卒。事梁爲拱辰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號州刺史。歷吉。隨。趙等八

州晉開運元年轉新州契丹犯塞深入晉地至榆林歸兵虜乏
斌乘其可困卽以州兵邀之殺獲頗衆俄引精騎剗門從兵多
死復留趙延壽兵圍其城遣人招降斌從城上罵其父子忍以
犬羊之衆殘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延壽
怒急攻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於契丹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晉轉奉
國都虞候從高行周討安從進逾年不能下清固請先登遂攻
破之開運二年復從杜重威戰陽城以步兵力戰功最加檢校
司徒與重威軍中渡橋南敵軍其北以相距會賊引精騎並西
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軍危已甚清語重威今去鎮
州五里而守死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
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

與宋彥筠俱前清與敵戰果敗奪其橋時重威已有貳志觀望
猶豫彥筠隨卽退走後軍不繼清獨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
祖立追贈太傅

程福贊不知其世家爲人素勇好義沈厚寡言起家軍卒以戰
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
契丹大至奉國軍士夜乘間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贊奮身
不顧救熄之亂者不得發時帝方北征京師虛空自謂不宜以
小故動搖人心遂置其事不以上聞其軍將李殷位在下利其
去而代之因誣與亂者同謀出帝下之獄人皆以爲冤福贊終
不辯至死亦無言君子以古之義士方之

史彥超雲州人勇悍驍健任漢龍捷指揮使周太祖起魏以兵
從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晉州劉晏來攻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

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
功轉龍捷右廂都指揮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爲前鋒先
登陷陣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太原契丹救漢世宗遣爲符
彥卿先鋒戰於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
四遂歿於陣世宗以師久無功欲解去未決聞彥超死遣命班
師爲之憂忿歎息不食者數日贈太師優卹其家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好學有文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
廬山簡寂宮後反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授著作佐郎天成
中朱守殷辟爲判官守殷反晟棄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
圖其形名捕不能得遂族其家晟奔於吳素以口吃初見不能
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李昇尤愛之使爲教令
由是知名引與計議多合以爲右僕射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

至司空周世宗征淮南李景懼連遣使奉表稱臣皆不答最後遣晟副禮部尚書王崇質表詞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因留不遣攻壽益急晟等見世宗英武非景可敵壽春且危願且寬臣五日之誅容還再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崇質南還而晟獨見留晟語崇質吾今必不免然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世宗館之都亭驛待遇甚厚每朝會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輒不對會景以璽書勸李重進反重進來上多指斥周過惡世宗發怒曰晟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臨死猶遣近臣問之終不對神色怡然

正衣冠南望再拜乃就刑其後世宗怒解憐晨忠悔殺之景聞
贈魯國公

冊曰陽五定傾始聞國難投足之間危亡立見配食光榮
死爲人美彥章百戰難及其愚紛紛五代莫匪武夫朝唐
暮晉反說詩書仁贍於周已旌節義韓通在宋何乃獨異
餘子食祿自當死事

李自倫深州人高祖訓曾祖粲祖則父忠并子光厚與登州義
門王仲昭皆六世同居天福四年奉勅旌表孝義復其終身名
所居鄉爲孝義鄉里爲仁和里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
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
使不孝不義見之可以悅心而易行焉

王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素貧一子尙幼

妻李氏携之兼負其骸以歸東過開封旅舍主人見其少艾獨携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死而此乎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溺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彈指或爲泣下開封尹聞之亟白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者嗚呼士不容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載記

五代吏治

附職選方技

陸思鐸

郭延魯

父饒

楊彥詢

李周

安彥威

李承約

盧文進

張希崇

劉審交

王周

翟光鄴

父景

馮暉

子繼業

以上吏治

鄭遂

張鷟

石昂

以上職選

馬重績

趙延義

以上方技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與唐拒河上嘗於箭括鏤其姓名以射中莊宗馬鞍拔矢奇之梁滅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伏地請死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歷授陳蔡二州刺史時承大亂之後勤身率民省刑薄賦前後以善政聞陳人愛之臨終戒其子遂以葬焉卒時年五十四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父饒以曉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九年有專愛旣沒州人思之延魯素善梁遷累神武都知兵馬使從征朱守殷先登有功擢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至復州刺史益以廉平自勵嘗歎曰先君以此得民吾豈敢遽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又拜單州刺史卒於官時綱紀廢壞天下蕩然刺史皆以軍功或功臣大將死者子孫率以家

黃求授上輪兵賦下亟苛斂。加以進獻天子。其添都助國賄賂。動以千計。至來朝奉使買宴贖罪。紛見疊出。殆不可勝物多者。始得大州要郡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思鐸延魯者。誠難得而可貴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嘗聚書萬卷。使掌之。爲人聰悟。甚見親信。後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莊宗得魏博。因留事。晉卽位。以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稱旨。轉德州刺史。加羽林將軍。廢帝疑晉祖有二志。擇諸將謹厚者佐之。以爲節度副使。後漸以疑見。徒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不敢正言。但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百公其審之。及反意已決。不復敢言。左右議欲殺之。高祖保護得免。天福中。爲宣徽使。數往來契丹帳中。德光愛其爲人。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又徙安國軍。

七年徙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民賴少甦俄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功臣抱真之後父矩遭亂不仕周年十六父語之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黽勉以興吾門初爲縣職捕盜以勇聞時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同鄉盧岳將徙家太原徬徨逆旅不敢進周爲送至有盜射岳馬周大呼盜驚因潰去岳感之謂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睂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一天下子宜留事以圖富貴時晉王方拒葛從周柵靑山口周思岳言走詣求見以爲萬勝黃頭軍使從戰柘鄉先登遷主霸指揮使守楊劉爲將用兵有法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來攻周堅守久之聞母喪奔歸他將代者幾爲所破莊宗遽追周還梁

後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急遣人求救比至已絕糧三日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後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歷靜難武寧安遠永興宣武五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安彥威字國俊與太妃同宗少以軍卒隸明宗麾下善騎射頗知兵法從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皆爲牙將以謹厚見信卽位皇子從榮鎮鄴爲護聖指揮使判六軍遷拜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祖入立拜北京留守徙鎮歸德命塞滑州決河至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賑撫流民感之者不忍捨去民有犯法者多寬貸之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舉盟拜北面行營副都統復以家財佐軍用爲人性嚴重慎密

出帝事以爲舅。未嘗一形於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之。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及仁恭被囚。乃以騎兵奔晉。除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有功。累遷洛鄆二州刺史。至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鄆州節度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察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遇遣人往代。卽時受命。明宗大喜。因擢承約黔南節度使。至則以恩信撫諸部落。勸民農桑。興起學宮。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許以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徙節昭義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身長七尺。狀貌偉然。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其弟新州團練使存矩

統山後八軍召與會兵擊劉鄩存矩課民出馬由是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謀爲亂文進因與亂軍殺存矩奔於契丹使守平州數引攻掠幽薊之間幽其人民教以中國織紵工作由此益彊同光中屢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明宗卽位乃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仍歷昭義安遠凡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晉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復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將行從數騎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授以天威統軍充宣潤節度使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

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儀臺閣故事皆有根據獨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於金陵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因爲偏將屯戍平州契丹攻陷得之知其儒者以爲盧龍行軍司馬盧文進旣歸契丹因命代爲節度使遣親將監以騎兵三百居歲餘遼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謀南走其麾下懼不得脫勸之獨去希崇曰平州去敵帳千餘里若殘守我者衆必散去縱使聞亂呼兵吾與汝等皆在漢界矣衆皆曰善明日遼將來謁飲之以酒坑殺之兵果潰乃率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遷靈武節度使靈武歲困輸供民不堪役流亡甚衆又地接戎狄常苦抄掠希崇乃大開屯田教士耕植軍食以足益省轉饋且因撫養士卒招輯部落得鵝瓜沙

諸部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下詔褒美上書求還內地徙邠寧晉高祖立復鎮靈武爲人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微餽乃敢退素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歎曰我其當之果卒贈太師子仁謙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僞授兵部尙書敗後歸於太原莊宗留爲從事趙德鈞鎮范陽運使馬紹宏辟爲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供軍使定州平歷遼磁二州刺史北面轉運使母老去官居喪哀毀不調累年晉高祖時楊光遠討范延光復以爲供軍使入拜三司使時議檢天下民田以益租審交執不可遂止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耕器薄陋取河北器爲範與民更鑄安從進平徙襄與許州皆有善政罷還蕭翰守京

師復以爲三司使更許王從益不改其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漢祖或言燕兵在京師者數千勦以城守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當爲燕謀度其事勢似不可爲太妃語是從益乃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於任年七十四贈太尉州人聚哭上疏乞賜葬起祠立碑歲時祠祭從之

王周魏人少以勇力從軍事唐爲裨校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討范延光杜重威安重榮皆有功歷貝涇二州節度使張彥澤前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杜重威降契丹過鎮州臨城呼周出降周泣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漢高祖徙鎮武寧卒贈中書令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因梁晉相距河上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後以戰死光鄴方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旣長沉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官至耀州團練使不蓄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而已雍睦親族粗衣糲食與均有無而處之晏然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畱守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出帝破楊光遠以爲青州防禦使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立改左領軍衛左金吾二大將軍充街道使周祖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左右無久畱以煩軍府遂卒於官州人上書乞畱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人少以驍勇爲効節軍卒補隊長唐梁相距暉亡入梁

軍隸王彥章麾下梁亡遇赦從明宗討楊立又從平蜀累遷襲興二州刺史從晉高祖討董璋軍至劔門兵守不得入從他道出其左擊之殆盡會班師拜瀘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遣暉襲滑州不克反入魏州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時遇氏羌剽掠道路青岡土橋之間旅行必以兵暉至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務廣屯田以省轉餉出餘俸治倉庫亭館民不加賦管內大治詔書褒美党項拓拔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因之爲起第城中伺其來謁賜予豐厚務足其意酋長旣畱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期年有馬五千匹頗得契心徙鎮靜難歷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曲意事隱帝寵臣馮玉李彥韜等求復鎮靈武時朝廷多故兵不能援因自募兵千人爲衛行至梅戍蕃夸首領來謁擊殺

一人并從騎十餘裨將藥元福慮去靈武尙遠暉曰此夸落之
豪部族所恃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果不敢動撫
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
卒追封衛王子繼業字嗣宗幼敏慧有度量以蔭補朔方節
院使隨父歷邠孟朔方皆補牙職父卒圖殺其兄繼勳代爲朔
方畱後宋祖居鎮常給事左右以郊恩加靈州大都督府長史
遷朔方節度靈武觀察處置度支溫池榷稅等使開寶二年拜
靜難軍節度使改定國軍太平興國初封梁國公畱京師卒年
五十一贈侍中

冊曰飢渴得飴鴈泉比鳳空谷足音曷勝愛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見天下
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不從乃子身入少室山其妻

數以書勸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卒一慟而止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於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求之益交道士李道殷羅隱之當世目爲三高士遊種植隱之賣藥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能化石爲金遊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邀不受素與李振善欲邀以祿亦不顧唐明宗召爲左拾遺晉高祖招以諫議大夫皆不至賜號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生平好飲酒弈碁時時爲詩章落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於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逾彰同時有燕人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亦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大其言延入殿內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嘗聞宮

中奏鼓聲因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不皆係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以爲善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生平有學不求仕進藏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無遠近多就問學兼食門下或累歲未嘗有怠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名以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郎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郎諱石更其姓曰石昂卽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累爲州人所辱子孫其以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書父死恒禁其家勿以佛事汚吾先人於柩前誦尙書曰此吾先人所欲聞也晉高祖時詔求天下孝悌之士戶部尙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上昂行義名至京師見於便殿拜爲宗

正丞遷少卿出帝時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於家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於太原莊宗出鎮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晉高祖起兵拒唐命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乾戌位也戰而勝其九月之交乎果以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有天下擢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又命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果應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

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宜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
審多差宜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
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
多差闕愈甚臣輒合爲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
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
覈得失皆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
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所言漏刻之法以
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
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
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於蜀父溫珪事
蜀王建爲司天監延義仍之蜀亡仕唐爲星官兼通三式善相

人契丹滅晉隨鹵至鎮州李筠語以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猶
豫未決延義假術數贊成之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周祖召
問延義漢祚短促者果天數邪對曰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
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時太祖方
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之二家獲全
載記 五代伶官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莊宗性好俳優自能知音度曲汾晉之間往往能歌其聲目爲
御製自爲王至於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自名曰李天下
伶人益以用事后劉氏方諱其父出於微賤莊宗故爲劉叟衣
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
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爲笑樂戰於胡

柳所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匝謁於馬前得之
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陳俊儲
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
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
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伶
人屢以爲諫帝語崇韜吾業已許之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
正當屈意行之卒以二人爲州刺史敬新磨者亦伶人也莊
宗好畋獵經中牟踐蹂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縣令去
將殺之新磨心知不可亟率諸伶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
爲縣令獨不知天子所好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
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今日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行刑諸
伶唱和莊宗大笑得免去又嘗羣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

李天下新磨以手前批其頰上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
新磨遽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耶於是又笑左右齊聲
相應反覆大喜賜與甚厚又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倚柱而
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上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因急呼曰
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一體殺之不祥上大驚問故對曰陛下
開國改元同光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又復大笑釋之時諸
伶中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他過惡其敗政亂國
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
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藩鎮貨賂交行而進最居中
用事莊宗特遣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奏事殿中左右
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叅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初
入洛時居唐故宮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衆

相驚恐問所以禳之者進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遣進等採鄴中美女千人以充後宮因緣爲姦軍士妻女逃遁者數千人及還洛載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紫爲郭崇韜所嫉常裁抑之故伶人皆樂其死河中朱友謙亦以求賂不能給進譏殺之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焉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初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取決焉自畱守王正言而下咸俛首承事時崇韜新死鄴人方疑惑友謙子廷微爲澶州刺史有詔使段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其無故夜出因驚傳劉皇后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傳其語皇甫暉聞之乃劫趙在禮作亂賊已至館陶鄴都巡檢孫鐸求兵捍禦彥瓊不

肯與曰賊至給兵未晚奄忽大至彥瓊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
單騎走歸京師在禮由是得入鄴都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
而縱之也。從謙優名門高以嘗有軍功故爲從馬直指揮使
蓋親軍也以姪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爲養子嘗置
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
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
王溫反復欲何爲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
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
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時莊宗將東幸汜水謀扼關以拒
明宗令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
宗入內殿進食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
鬪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殺亂兵數十百人甫出門亂兵縱

火焚門緣城而入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於降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方小兒著友聚樂器而焚之明宗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雅陵以從諫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載記 五代宦者

張承業 張居翰 馬紹宏 孟漢瓊

張承業字繼先本姓康爲僖宗時內常侍張泰養子晉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悉詔所在殺凡在外者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亂定復出爲監軍晉王病且革屬之曰以亞子累公等故莊宗

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其母甚親重之。自與梁戰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益盡心不懈。凡爲畜聚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帝業者。其功居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在晉陽者。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懼。莊宗或時有所須。誦博賞資以承業主藏錢。不可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曰和哥。乏錢可與一稱。何用幣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老奴得私。莊宗以語侵之。怒曰。奴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所以惜此者。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奴。但恐財盡兵散。奴先受禍。莊宗顧元行欽取劔來。承業起持上衣而泣曰。奴受先王顧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不愧先王矣。閻寶從旁勸之去。承業奮拳歐寶。罵曰。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

言之忠而反相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人召莊宗。上性至孝。聞召甚懼。平酌兩卮爲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兩宮俱過其第慰勞。其見禮如此。莊宗嫉盧質嗜酒。倣忽自諸公子以下多見侮慢。一日乘間請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及諸將請卽帝位。莊宗已諾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務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凶未滅。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初心。且失天下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所欲承業曰不然。梁乃唐晉仇賊。天下所共惡也。王若去其大惡求唐後而立之。使唐子孫若在。孰敢當之。若其不在天下之士又

誰敢與王爭。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旁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僕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冊曰辭嚴義正不類宦臣彼時文武冤殺斯人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素與劉仁恭相善。得藏匿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率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時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政事崇韜專任。居翰循默而已。後魏王破蜀。慮王衍有變。遣人馳詔誅衍。一行時詔書已印。蓋居翰餐視之。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杜楷去。行字改。

爲一家。由是蜀降人與行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君子以謂更一字以活千人其善誠有可取。所謂憎而知其善也。後以明宗立見於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自唐誅宦者以後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吳越最多。莊宗卽位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復用事時有宣徽使馬紹宏嘗賜姓李頗見信用專謀誣殺大臣黷貨專權以取怨於天下。莊宗嘗疑明宗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反以情告明宗因自魏反兵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啓明宗之異心者自紹宏始也。而郭崇韜之死詳見繼岌傳。皆宦者爲之。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耶。此何異求已獲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殺宦者時多亡竄山谷削

髮爲浮圖其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
庭晚年復寵孟漢瓊置秦王大惡後愍帝奔衛州漢瓊西迎廢
帝於潞始惡而殺之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淵浚於女禍以其
害非止一端也蓋宦官之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
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信而親之待其已信
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人主以爲
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
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
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堅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
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正所以爲患也患已浚而覺之欲與
踈遠之臣共圖緩之則養禍而益浚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
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

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假以爲資。至
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
常如此也。

弘簡錄卷八十四

終

弘簡錄卷八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慈平校閱

載記 五代叛將亂臣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張筠弟孫 溫韜

閻寶 康延孝 朱友謙朱漢賓 袁象先 段凝

趙在禮皇甫 霍彥威淳于 朱守殷 房知溫烏囊

王晏球 王建立子守恩 華溫琪 葛從簡 相里金

李金全 范延光李彥珣 楊光遠子承信 安從進 安重榮

劉知俊字希賢沛人少事時溥知溥非梁敵乃與麾下二千人

降梁以爲左開道指揮使其人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

敵勇出諸將右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

節度使邠州楊崇本攻雍州屯於美原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之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命往代潞州行營都指揮李思安未至而夾城已破復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莫谷時延州高萬興叛崇本來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自以功益高懼太祖性猜忌恒不自安駕幸河中使王殷召知俊其弟親軍指揮知浣問遣人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以所領忠武兵攻雍華執劉捍送鳳翔太祖使問知俊何爲相負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相語然誅重師者乃劉捍誤我今捍已死猶未能塞責乎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遂奔茂貞因其地狹無以處使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

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爲涇州節度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奪其軍復奔於蜀用爲武信軍節度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厚待然陰忌其材嘗恐後不能制蜀人亦共嫉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春人爲梁太祖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遣與葛從周將萬人救東都張全義時李罕之方召晉兵圍河陽會等行至河陰謀曰吾兵少而來遠罕之必不虞其速至宜出不意竟渡九鼎直趨河陽從周以爲然進兵戰於沈水大敗罕之解其圍大順元年復與從周擊魏破黎陽臨河敗羅弘信於內黃梁軍攻時溥別遣會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爲堰決汴水浸其東城城壞降之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與戰于

金卿又大敗之光化二年復自河陽攻晉澤州以爲昭義軍
後以畏太祖雄猜常避禍稱疾累年不起至天福元年復除昭
義軍節度使天祐初昭宗遇弒與三軍縞素發哀遂舉潞州叛
降於晉見晉王泣曰臣非力不能守特以全忠凌暴唐室誠不
忍所爲故來歸耳梁王聞之大怒亟引兵還在晉得賜甲第位
在諸將上莊宗時以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疾卒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少爲滑州牙將梁祖兼領宣義嘗從征伐以功
累遷平盧軍節度使末帝時以魏兵難制分相澶衛三州建昭
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
度使分魏牙兵之半以入昭德因促之上道軍將張彥號於衆
曰朝廷因我軍府疆盛特設法以殘破之我六州舊爲藩府未
嘗遠出河門今一旦離親戚去鄉里我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走王彥章遲明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縱兵大掠
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諭彥許以刺史彥語異令報皇帝三軍
不負朝廷以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
兵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
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乃召羅紹威故吏
司空頌作奏謂聖意若復依違則渡河取鄩帝復優詔答以王
銖死鎮人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卽非有他若魏不便之當召
鄩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等共裂詔書投之於地而迫德倫
叛降於晉德倫惶恐聽命遣牙將曹廷隱奉書晉王王得書遂
行德倫遣人陰訴彥逼已之事乃於臨清斬彥後入魏州徙德
倫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張承業畱之王檀攻太原德倫磨
下多奔承業懼德倫爲變乃殺之

張筠海州人與弟錢皆貪鄙好利世爲商筠後事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得之愛其辯慧擢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魏兵變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久之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懷英死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多得金玉而偏將侯莫陳威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亦以事殺威而取之梁亡事府爲京兆尹從伐蜀爲劔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明宗立托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疑已死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下獄以反聞明宗召釋之徙筠西京畱守戒守者勿內入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爲人好施予因所積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居洛陽以聲色自娛十餘年人比之北仙卒贈太子少師 錢嘗筠尹京時以爲牙內指揮更三白渠營田制置使伐蜀畱錢守京兆陰附明宗會魏王班師至興平

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悉取王行榮而宦者向延嗣殺王衍亡命錢又盡取其珍寶兄弟行同盜賊皆鉅萬後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市馬回鶻不中式有司理其直鬱鬱而卒溫韜京兆華原人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陞華原爲耀州復拜刺史降於梁已而復歸茂貞末帝時復降梁歷義勝忠武兩軍節度使凡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昭陵最固宮室制度不異人間東西廂列石床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韜悉取之惟乾陵風雨不可發莊宗時來朝以伶人景進納賂待之甚厚賜姓名李紹冲郭崇韜以爲劫陵賊莊宗特宥其罪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流德州賜死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少爲朱瑾牙將後降於梁爲諸軍都虞候

嘗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末帝擢爲保義軍節度使魏博
降晉使攻洛磁相衛下之轉圍邢州乞師帝遣捉生都指揮張
溫將五百騎往救溫至內黃叛降晉晉遣溫至城下招寶寶亦
降拜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
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戰於胡柳晉軍敗晉王欲引兵退保臨
濮寶曰未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
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王謝曰微
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會計張文禮以爲招討使
戰敗退保趙州慚憤發疽卒贈太師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亡梁以爲先鋒指揮使末帝
時背梁奔唐見莊宗於朝城卽解御衣金帶賜之拜博州刺使
充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梁事具言末帝

懦弱小人競進忠勇踈斥此必亡之勢又問梁計如何對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將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將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將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將河上之軍以當陛下莊宗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搆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卒用其策自鄆入汴滅梁以功拜鄆州防禦使賜姓名李紹琛明年遷保義軍節度使征蜀以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相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語招撫李嚴吾軍不遠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勢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得閉關爲備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

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命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凡平蜀功最。而董璋素居下位。然特見重於郭崇韜。以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反得旌節。已而崇韜死。璋求哀。以免。及班師。命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見殺。延孝大駭。語其麾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寧獨存。友謙之禍。以次當及。遂擁衆自劔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與孟知祥夾攻。敗之。延孝被擒。載以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初名簡。以軍卒隸池州鎮。有罪。亡去。爲

盜久之爲陝州軍校不樂王珙嚴酷與牙將李璠共謀殺珙附於梁太祖表璠代珙友謙復以兵攻璠逃之又表友謙代璠梁兵攻李茂貞往來過陝奉事尤謹乃更今名錄以爲太子太師太祖卽位徙鎮河中遷中書令封冀王友珪立加侍中雖恐懼受命心常不平已而召入覲不行叛附於晉友珪遣韓勣康懷英等將兵五萬擊之晉王出澤潞以救大破懷英於解縣追至白迺嶺梁兵解去友謙會晉王於猗氏末帝卽位復臣於梁而不絕晉貞明六年遣其子令德襲同州節度程全暉因求兼鎮帝不許始絕梁而附晉梁遣劉鄩等討之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莊宗入洛來朝賜姓名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改令德遂州令錫忠武皆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

寵之盛無比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友謙不能給皆怒之會將伐蜀悉閱其精兵命令德將以從軍景進潛謂閹兵自備以爲崇韜反蜀內應及死又言謀與郭氏報冤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自明將吏皆勸其勿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言者乃單車入朝進詐爲變書使人告之莊宗疑或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出徹安門外殺之奪其賜名詔魏王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其妻張氏臨刑以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不知爲何語魯奇有慙色其將史五等七人皆坐族誅先是與朱漢賓同爲養子梁祖悅鄆州朱瑾募軍驍勇者黥雙鴈於其頰號鴈子都更選勇士數百號落鴈都以漢賓爲指揮使改天威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梁亡漢賓恨友謙

寓書不答其後見族人皆以爲漢寶有力云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相恕已之後父敬初梁太府卿尙太祖妹萬安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象先事梁爲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初爲宣武軍馬步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以誅友珪立末帝有功拜爲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仍判在京馬步諸軍事貞明四年改鎮平盧宣武二軍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加厚賜姓名李紹安改宣武爲歸德軍諭以其名爲卿而設還鎮卒年六十一贈太師二子正辭初任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緡錢五萬領衢州刺史晉祖入復獻五萬緡真拜雄

州刺史。嶼。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

段凝開封人。初名明遠。其父事梁太祖。坐事徙凝。初爲澠池主簿。轉軍巡使其妹甚有色。進於太祖。以爲美人。凝爲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太祖嘗北征過懷州。獻饋甚豐。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河上。爲彥章招討副使。時末帝昏亂。凝依附趙徽。張漢傑等爲姦。多納金資。巖等受之。使代彥章爲招討使。悉以汴兵屬凝軍。於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凝猶自酸棗決河東注。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京師無備。亟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不至。梁遂以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求恩寵。莊宗復親愛之。賜姓名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詔特釋之。復遣李紹宏薦凝可大用。郭崇韜以爲不可。不聽。遷之武勝軍。明宗卽

位長流遼州賜死。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少事劉仁恭爲軍校遣佐守文襲取滑州守光轉殺守文在禮乃奔於晉莊宗授効節指揮使令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遇皇甫暉作亂在禮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壞以白刃時與唐尹王正言年老聞在禮至懼而逃匿在禮卽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不克乃遣明宗往代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同勸京師已而在禮西魏明宗卽位拜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兼興唐尹久之患魏軍驕恣復懼及禍求徙橫海乃以皇子從榮代之歷泰寧臣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七鎮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在宋州人尤厭苦得其罷去喜謂眼中拔釘旣而復詔居職籍管內卽率錢一千號拔釘錢山帝時拜北面行營副都統馬

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有功晉亡契丹入汴自宋馳至洛陽
遇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責貨財行至鄭州自經
死年六十二漢高祖贈中書令 暉魏人素驍勇無賴夜博軍
中不勝與其徒謀爲亂劫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
以先得魏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
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
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擣一
州足以起事仁晟辭曰公等何計之過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
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矧公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
士知不可遏遂斬之又推一小校不從亦斬之乃携二首以詣
在禮若不從有如此首在禮聽命夜焚貝州以入於魏拜暉馬
步軍都指揮使暉遂大掠城中至一家問其姓國曰吾當破國

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萬又欲殺萬家莊宗之禍咸自暉始
明宗卽位超拜陳州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罷
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由我發也公今
富貴能卹我乎在禮懼出器幣數千與之不謝而去久之刺密
州契丹犯關率其州人奔江南李景授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
使鎮江州周師征淮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
擒并都監姚鳳見世宗哀其金瘡被體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
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愛其雋
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亦愛之稍
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珪功拜洺州刺史歷
邠寧義成天平三軍節度使討劉知俊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

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畱後莊宗滅梁自陝來朝
賜姓名李紹真置酒故梁崇元殿舉酒指彥威等屬明宗曰此
皆前日勁敵今待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請死輒復勞之
曰吾戲爾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愛其爲人甚親厚之
趙在禮反詔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忽從
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禁其營而謀明宗叱之曰
爾輩皆天子親軍自吾爲帥十餘年何負於爾今賊旦夕城破
正乃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返效賊耶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
特以戍卒思歸不得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
欲盡阬魏陣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
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
兵環列而呼曰令公旣所不欲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

早於是彥威與安重誨力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
明宗方置酒大會彥威獨不入部兵在外者聞之皆潰去獨彥
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
乃之魏縣謀欲還鎮二人復勸以兵南向從入洛陽幸羣臣勸
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卽位徙鎮平盧誅朱守殷天成三年冬
卒明宗涕泣輟朝終月不舉樂贈太師諡曰忠武 有客淨于
安者登州人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
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辟以自
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常侍左右讀書卽位以爲
軍使未嘗經戰陣之用好言人陰私長短乃以爲忠遷蕃漢馬
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不設禦備爲王彥章所破明宗請行軍

法莊宗縱之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巡檢京師恃恩驕恣
凌侮動舊與景進相爲表裏誣殺朱友謙莊宗方惑羣小疑忌
大臣明宗自鎮川來朝居於私第遣守殷伺察動靜陰使人告
明宗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旣而明宗反莊宗東討不得志命
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郭從謙亂亟召之守殷按軍不
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移兵憇北
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卽馳入宮選載嬪御寶貨以歸又縱軍士
剽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
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
喧然守殷不自安乃召馬步軍都指揮馬彥超計事不從殺之
遂閉城反明宗行至滎陽聞之遣范延光亟引兵傅汴城守殷
聞族自殺明宗命輓其尸梟首於市七日傳徇洛陽錄彥超子

承祚爲洛州長史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關軍稍遷親從指揮使莊宗賜姓名李紹英以爲瀘州刺史魏兵曩從莊宗戰河上數有功許以滅梁厚賞梁亡果加厚賜遂驕縱無厭常懷怨望又歷曹貝二州戍瓦橋關明宗兵南向首馳赴之拜泰寧軍節度爲北面招討使屯盧臺遣魏效節九指揮隨以北戍知溫尤不樂之軍饗之日不給兵使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適遣烏震代知溫與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效節軍亂噪於門外知溫卽乘馬而出亂軍執轡留之給以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卽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其家屬三千餘家數萬口皆在魏詔驛至漳水上盡殺之驕兵至是

乃盡徙知溫鎮武寧加兼侍中轉天平平盧二鎮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自隨不恤政事愍帝立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憲語司馬李冲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路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先時嘗爲裨將事知溫甚謹因令懷表而西以覘及冲至京師王已卽位冲卽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甚厚封爲東平郡王卒贈太尉震冀州信都人少事趙王鎔爲軍卒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從討張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軍中人皆不忍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遂破鎮州以功拜涿州刺史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爲政廉平有聲又遷趙與冀州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

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因代房知溫戍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少遭亂爲盜所掠養於富人杜氏冒其姓梁太祖鎮宜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驢子都以晏球爲指揮使卽位轉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命擊龍驤叛卒敗之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改龍驤四軍都指揮使值捉生將李勣作亂夜燒建國門晏球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末帝登樓呼晏球奏曰陛下嚴守宮城責臣破賊通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又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兵追莊宗行至封丘聞末帝崩卽解甲降莊宗賜姓名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而南遣人招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王都反以爲招討使與張延朗等

討之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之留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擊敗延朗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奄至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用短兵接戰回顧者斬使符彥卿攻其左高行珪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其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餘衆奔潰村落之人咸擊殺之惕隱與數十騎走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契丹後遣使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是時中國威武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褻伏自晏球始也反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之晏球方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久之都城中食盡其將馬

諶能以城降都乃自焚以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
兼中書令卒年六十二贈太尉爲人倜儻有大略善撫士卒其
擊秃餒因敗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不肯妄動卒以持久
敝之軍中未嘗妄戮一人人以是稱

王建立遼州榆杜人初爲明宗代州虞候莊宗常遣女奴之代
祭墓多侵擾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明宗護免不殺及兵犯京
師家屬皆在常山建立卽殺監軍并其守兵因得無患明宗益
愛之卽位以副成德軍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與
安重誨素不叶言定州王都有異志數以書通建立明宗不欲
傷建立亟召還京入見亦言重誨過失明宗怒欲亟罷重誨羣
臣調解乃止遂以建立爲右僕射判三司事平章如故居歲餘
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不許久之稱疾出爲平盧節度使再

徙上黨以太子少保致仕廢帝立復起鎮天平軍晉高祖時仍徙平盧天福五年來朝詔免拜賜肩輿入朝給宦者掖升殿宴勞甚渥又徙昭義賜玉斧蜀馬累封韓王生平好殺人晚惑浮圖法戒殺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官遷諸衛將軍自京師告歸家於潞契丹滅晉姻家張從恩守潞以權巡檢使契丹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州降漢高祖卽位命領昭義軍徙靜難西京留守加同平章事爲人貪鄙人甚苦之時周祖爲樞密討三叛還過洛陽怒守恩肩輿出迎卽以白文珂代爲留守罷守恩奉朝請漢亦不問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咸恐懼無敢言守恩直前言陛下始堽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世本農家身長七尺狀貌魁偉少

從黃巢爲僞供奉都知巢敗走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意非常人
匿之於家歲餘濮州刺史朱裕募士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
指揮使累以戰功歷除絳棣齊晉四州刺史棣州苦河爲患改
徙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
其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罷爲金吾
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復起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以
討朱友謙還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來降議之曰此卽曩守
平陽者因建耀州爲順義軍拜節度使再徙雄武明宗時來朝
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改領鎮國軍廢帝時以太
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裴從簡陳州人家本屠羊爲生去事晉爲軍校善用槊從攻城
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與梁軍對陣

見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從簡請往莊宗惜之不許潛率數騎馳奪其旗而還一軍盡驚賜與甚厚累遷蔡州防禦使嘗中流矢鏃入髀骨欲斃之雖疑不忍言笑自若帝素謂其人剛暴難制每屈法優容之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皆爲防禦使戒以先帝或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不悅然亦不之責廢帝舉兵鳳翔命與諸鎮圍之兵潰被執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乃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拜河陽三城節度使伺帝還洛卽叛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生平好食人肉潛捕小兒以充許州宮人有玉帶遺二卒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梁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不忍殺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卒去不知所之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爲人勇悍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爲五院
軍隊長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
史時諸州皆用武人多擅揚務漁獵公私以專其利金獨禁部
曲不與事以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及遷隴州防禦使切近風
翔廢帝起兵馳檄四隣未有應者金首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
事廢帝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後叛降晉以爲太原四面步軍
都指揮使卽位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卒贈太師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少爲明宗所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
戰伐有功官至刺史天成中歷彰武鎮海軍節度使在鎮務爲
貪暴以事貢獻明宗戲之慚不能對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
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大掠城中三日
遣金全將兵千人以往未至襄州安從進意郾聞金全來必走

江南以兵遮其要路遂殺之金全後至僅得餘黨數百人送京師復利其所掠殺驛將武克和等十餘人高祖不能詰卽以爲安遠軍節度使其部將明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爲選賈仁沼以代且召漢榮金全匿之不遣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射殺王都而不求賞獻捷京師凡所賜予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忠臣廉士其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金全不聽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沼其二子欲詣京訴其父冤漢榮大懼反餐前日違詔不遣之事謂朝廷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南奔李昇至汭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爲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拜金全潤州節度與查文徽等出沐陽後不知所終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初居明宗藩府麾下無所知名嘗破鄆時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康延孝陰以驪書送款於明宗乃遣延光間道賫書見莊宗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上然之壘成梁遣王彥章急來攻復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汴掠數百脅以白刃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莊宗入汴出見大喜拜檢校工部尙書明宗遷宣徽南院使朱守殷反請以急攻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乃引騎兵五百乘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於城下通明車駕亦至汴兵望見乃開門延光先入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卽拜樞密使安重誨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已死召復任明宗嘗問馬數延光答以太祖時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帝撫髀歎

曰自吾在兵間四十年。今老矣。天下尙未能一。奈何。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代以安從進。不受。以兵攻之。久而不克。關州刺史劉遂凝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願內附。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言無不聽。大臣多不敢爭。延光獨能從容沮止。明宗有疾。不視朝。京師詢詢異議。多寄匿軍營。藏竄山谷。有司不能禁。請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疾少間。人心亦定。久之。懼秦王握兵。宋王又弱。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乃求罷去。復鎮成德。末帝立。三任樞密。以討平天雄亂。軍逐節度使劉延皓。卽以代之。有術士張生。自徵時居門下。數

言必貴信以爲神至是夢一大蛇自臍入其腹以問贊曰蛇龍
類也能入腹內王者之兆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
帝遣引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旣而延壽先降晉高祖
卽位賀表後至女復爲重美妃以此屢懷反側晉祖封爲臨清
王以慰其心天福二年六月遂反遣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
以兵二萬拒黎陽掠滑衛詔楊光遠討之引兵自滑州渡胡梁
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
死延光事亟附光遠表請降不報遣牙將王知新資表自歸以
屬武德司遂閉門堅守魏城堅攻之逾年不克光遠使人取守
將李彥詢毋置城下招降彥詢望見卽引弓自射殺之宗正丞
石昂上書請赦延光高祖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封爲東平郡
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來朝居

於京師歲時宴見待之無間其田宅在河陽歲餘求歸輜重盈路光遠利之請拘之洛陽慮其姦臣反覆必北走契丹南走吳越高祖猶豫未決其子知河陽承勳以兵脅使自裁延光謂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乘至浮橋推墮水中以自溺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不問爲之報朝贈太傅人謂平山祕瑗初殺節度董溫其而取其貲延光又殺瑗而取之而終爲光遠所殺至於光遠亦不能免其報應不爽如此彥珣邢州人爲河陽行軍司馬附張從賓反及敗奔於延光以爲步軍都監降晉拜房州刺史大臣皆言其殺毋當諡晉祖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論死

楊光遠字德明父阿登噉沙陀部人光遠初名阿檀無姓氏後改名瑛賜姓楊氏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

其一臂又病禿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歷媽漣
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得契丹大將薊刺等十
餘人皆北狄善戰者已而與和求薊刺等議欲歸之光遠不可
曰謂彼失薊刺等如去手臂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未爲
吾利明宗大然之卒不遣俄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
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轉太原四面招
討副使從張敬達與契丹戰敗退守晉安衆被圍數月糧盡殺
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謂曰爾輩大是惡
漢兒不用鹽酪食戰馬萬匹大以爲慚又問懼否皆曰甚懼何
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等當勉
事晉高祖遂以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初入
進見作爲悒悒之色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

富貴無所不足。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常爲愧。爾帝大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四面行營都招討使。自握重兵在外。恣爲驕橫。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高祖每優容之。選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及討延光。久不下。次年自魏來朝。屢奏維翰擅權。爲出維翰鎮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權。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詎已爲晉疎斥。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請以其子從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患馬少。景廸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也。遂謀爲亂。承祚自單州逃歸。復以爲淄州刺史。仍遣使慰安。賜以玉帶御馬。光遠益驕。名契丹入。

陷貝州會博州周儒亦叛降契丹耶州判官竇儀獻謀若不以
重兵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
帝從之遣李守貞皇甫遇引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
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
德光聞之與晉決戰戚城又敗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自夏至
冬光遠食盡城中人相食勸之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
紙錢祭天投之池中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
也承勳等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濬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
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出帝
以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謂不可敕守貞
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何延祚就其家殺之以病卒聞承勳事
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召至京師責其劫父嚮而食之漢祖贈

光遠尙書令封齊王自爲天下首禍名契丹卒滅晉氏瘞喪中國者蓋三十餘年 承信字守貞初任義武軍節院使領蘭州刺史歷宣武平盧二軍牙校契丹以爲平盧節度使領父職仕漢歷安鄆二州節度累加檢校太師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恭帝進封魯國公宋初加兼侍中征李筠命爲澤州西面都部署筠平移鎮河中進封趙國公爲人身長八尺美儀表善持論多藝能所至刻勵爲政而不苛刻故能始終富貴卒年四十四贈中書令蒲民表乞祠之景德四年錄其孫松爲奉職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歷除保義彰武兩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往代李彝超亦無功愍帝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路王反命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斌送款

於從珂率百官班迎於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漸取天下不順務爲姑息藩臣輒
亦各懷覲倖或不自安反者六起從進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
置軍兵南方貢輸取道襄陽多擅留之邀遮商旅鯨以充軍與
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傳諭東
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
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朝廷優容
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告歸不遣赴京將謀爲亂怒牙將王
令謙潘知鱗切諫遣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
聞高祖幸鄴留鄭王重貴守京師遂殺知鱗以反引兵攻鄆州
不克進至湖陽遇李建崇郭海金來討大驚何其神速若是復
爲野火所燒遂大敗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

踰年根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於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
史知麟順州刺史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
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少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
晉高祖起使張頴陰來招許之因母兄皆不欲乃立箭百步而
射之祝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祝曰吾爲節
度使則中一發又中母兄咸以爲異乃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
卽位拜成德軍節度使二妻皆封爵重榮雖起家武夫曉吏事
下不能欺有訟其子不孝者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涕泣不忍
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叱出從後射殺之
然狙於暴貴見時事興廢不常輒懷異志嘗語人天子未嘗有

種但兵強馬壯者爲之。是時高祖約契丹爲父子。重榮憤然謂
詘已尊敵。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之欲。萬世以爲晉恥。每遇契
丹使者過鎮州。重榮輒箕踞慢罵。不爲之禮。至或執殺之。誘吐
渾白承福與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契丹。
數遣使詰問高祖。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
息重榮不能詰。祇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
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去。而復來者仍納之多。招亡命。課民種稗。
食馬萬匹。所爲驕縱不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其反。章女尙
幼。欲捨之女。不肯。曰。吾家三十口皆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亦
殺之。鎮人咸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天福六年夏。契
丹使搜剌過鎮。被其僂辱。言不遜。重榮怒而執之。因以輕騎掠
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上表言據生吐渾契苾安厥三部沙

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及南北七八路守將
咸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以後號令諸蕃點
閱強壯十餘萬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其沿河党項山前山
後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投告身職牒旗幟來歸號
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及朔州節副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
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係人
情實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
盡倒戈其誇詡如此復爲書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
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鄭報以前世與敵和親皆所以爲
天下計今吾亦以此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慎無自辱
重榮謂晉無如我何遂決意反外假契丹爲言陰實遣人結幽
州節度使劉晞契丹幸重榮壤亂中國故不加怒其母甚言不

可又指其堂下旂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饒陽令劉巖獻五色鳥指以爲鳳使人爲大鐵鞭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輒死號鐵鞭耶君出則執持前驅以金魚袋不足貴重更刻玉魚佩之鎮州城門有鐫鐵胡人無故頭自落正其小字不悟會聞安從進反乃亦舉兵適大蝗旱聚饑民數萬驅以向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高祖遣杜重威逆於破家堤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來降晉軍見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爭殺而分之重榮惶懼部下兵二萬皆潰復值大寒潰兵餓凍死無子遺獨與十餘騎奔還驅民守城重威兵至其裨將自城西水門引入盡殺守城者其守牙城吐渾數百騎亦爲所擒重威斬重榮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於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